



广的世界

肖 木 著

寬 廣 的 世 界

肖 木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封面設計 任 意

寬 廣 的 世 界

書 號 10071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紹興路74號)

字數 54,000 開本 787×953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 $3\frac{11}{16}$

1964年10月上海新1版 1965年6月上海第2次印刷

印數 28601—49600冊 定價 (3) 0.26元

(原上海文藝印10000冊)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短篇集里的四篇小说和两篇特写，全部以铁路和交通运输工人的生活为题材。作品从各个方面，反映了铁路运输战线上火热的斗争生活，表现了铁路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的姿态，高昂奋发的精神，以及他们优秀的思想品质。作品对他们壮丽豪迈的劳动生活也作了描绘和歌颂。

目 次

战斗的里程	1
宽广的世界	14
长江的主人	37
红色的夜	59
守关	70
接班	83

战斗的里程

昨天晚上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公布了！真是平地一声雷，铁路机务段里立即沸腾了起来。工人们放下手锤，拿起鼓棒，扛着大红保证书，敲锣打鼓地掀起了挑战应战的热潮。就在这当儿，全铁路局有名的先进司机刘百能跑车回来了。他带着一身油腻，顾不上洗换，就跑进了党委书记办公室，再三要求，趁第二天休息去到落后的机班里“添乘”，来推动竞赛高潮。党委书记批准了这个老党员的请求。

今天，刘百能要到胡大海机班去“添乘”，那是全段最落后的一个机班，可这个班里的司机倒是个经验很丰富的老司机。

早晨，司机胡大海和司炉周虎根一前一后向龙头房走来。

周虎根拉开腿着着实实地跨了几大步，想和他师傅走个并肩，说几句话。这一来，挂在他腰间的背包、饭盒、水壶，都匡郎匡郎地摇晃起

来，那样子实在好笑。

“胡师傅，今天百能大车要上咱们班上来啦！”

“他爱来就来吧！”胡大海冷冷地说了一句。他在想着心事，没有回头看看徒弟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走着；但是他跨两步，顶上小周跑三步还足足有余。

“嗯，那太好了。胡师傅，要是咱们小组也能象百能大车他们那样，月月挂个红旗……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——快躲开！躲开！”胡大海只轻轻一抓，就差点儿把小周抱起，拉过来放在自己背后。小周吃惊地伸伸舌头，眼看着一个火车头从身旁擦过，吼叫着向龙头房外头开去。

这时他们才发觉，今天龙头房显得特别有神气：高高的厂房，墙上拉着两幅大红布，上写：“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为在年内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主要指标而努力奋斗！”“学先进，赶先进，掀起全面大跃进！”台台机车都象是等待出征的战士，精神抖擞，热气腾腾。它们的主人，有的在车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洗呀擦呀，有的在车身上挂彩球、贴标语。

胡大海和周虎根在值班室里报到后，来到了自己的机车旁。

徒弟看看师傅，又望望天色，还是有话想

说。

“五千三百吨，真够劲！天气这么好，又有百能大车来指导。胡师傅，这第一炮一定能打响！”

师傅没有马上回答，他从自己的饭盒里摸出两个馒头，递给小周一个，自己咬了一口说：

“大家都在跃进，我们总不能老落后！今天，你得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！——他来？他来了又怎么样！老实说，要不是摊上这台老爷机车，凭什么我要向人家学习？……”

“胡师傅你听！谁在车底下？”小周忽然听出一种什么声音。

“嗒嗒！”果然，车底下有人在用小榔头检查机件。胡大海也听到了，而且，也看到在细心地检查车子的人，正是刘百能。周虎根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他在替师傅担心：刚才那些话，给百能大车听到了怎么办？胡大海却毫不在意，反而提高嗓门说：“听到了又怎么样！”

“说得对，车子是不太好哇！”随着这声音，车底下钻出了一个和胡大海几乎一模一样的、魁梧的黑大汉，他上衣塞在裤里，皮带扣得紧紧的，个子虽然高大，但长得又结实又匀称。

“百能大车，你早来了？”小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想把话头引开去。百能大车没有回答，却说：“小伙子！来一点。”他伸手接过了小周递过

来的水壶，美美地喝了一大口，抹了抹象板刷一样的胡髭，嘻嘻嘻嘻地笑了一阵说：

“真是‘屋漏偏逢连夜雨’，今天还有七级大风呢！”

“大风？”小周着慌了，胡大海也有点震惊。

“唔，可能还有八级，——我刚才去看了气象预报。不过，我们了解它，是为了要制服它，可不是拿来吓唬自己。只要我们及早准备，还怕它不成！”

面前的两个人都没有回答，小周倒觉得这话很新鲜，自己师傅出车，从来没有这样去调查过，而这位百能大车的确有点不同，倒是个精细人。他不仅仔细地检查了机车，还要把机车在路上会碰到些什么事，都调查出来。他暗暗竖了竖大拇指。

小周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拉着五千三百吨，又遇上七级大风的那种惊险场面，有点兴奋，也有点紧张。胡大海呢，现在更加抱怨自己这部老爷车，可他又不愿意在刘百能面前说不争气的话，只在肚里翻腾。

“从现在起，我们是同一条船的人了，”刘百能诚恳地说，“来，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下。”

小周赶紧先坐下来，他觉得这又是新鲜的。

两个钟头以后，这一趟长长的超轴列车，在

鉄路线上行驶着。

司机胡大海吐去了叼在嘴上的烟蒂，袖子一撩，狠狠地把汽门拉大了一档。

“注意：开汽啦！”刘百能在旁边习惯地关照了一句。

“开汽啦！”司炉周虎根按照规定制度，拖长声音快乐地回答着，又接连投进了三大锹煤。熊熊的炉火，照着他兴奋的紫铜色的脸庞，看来，今天他特别卖劲。

可胡大海听得不舒服了。他本想当着百能大车面露他一手，好证明他的二十年火车饭，也不是闭着眼睛吃的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竟忘了执行“呼唤应答”制度，——唉，这大概是平常马虎的缘故。其实又何必这么认真呢？但他不甘心保持沉默，于是短促而严厉地吐出了两个字：“开汽！”随着又把汽门放大了一点。这一来，火车头象一匹着了鞭的骏马，撒开四蹄，泼刺刺地向前奔腾起来。

周虎根烧了一阵火，看看汽压表上的红针稳定了，抹把汗，探头向司机窗外了望，招来了扑面的风沙。那风因为夹杂着烟囱里卷出来的煤屑，打在脸上，热辣辣的，可是风吹得挺凉快；更得意的是，他的蓬松的头发，经风一刮，都吹向脑后，显得十分神气。他胸脯挺了挺，吸了口

带着稻花香味儿的空气，浑身感到舒畅。他差点叫起来：“啊，做一个机车乘务员多有意思呀！”然而他没有说，只是让自己的激情、笑声藏在肚里。回过头，只见百能大车抱了几个大煤块，不慌不忙地从拖在机车后面的煤水车上跳下，又不慌不忙地把大煤块堆好。然后两手一叉腰，兴奋地说：

“好家伙！——虎根你猜，咱们拉的这一车都是些什么货？”

“刚才你看到啦？”小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。

“唔，看到啦。等会儿你上煤水车去扒煤也可以往后瞧瞧。都是一些大家伙，木箱子都象小平房那么一座座的。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装的准是大机器，支援包钢的。”小周急不可待地说。

“可不是！上海机器厂工人早已说过：你们等着吧，够你们火车装的！现在果然越来越多了。”刘百能说着，又警惕地叫道：“注意，弯道！”他对这段铁路线是这样的熟悉，只要听到轮子不同的滚动音响，嗅到山林或是田野吹来的各种不同的气流，即使闭上眼睛，也能正确地判断火车正在什么区段行进，将要向哪里开去。

胡大海肚里还有点闷气。他想：你倒好，这

么重一副担子，不担一斤半两，站在一旁，高兴时指手划脚说一通，要不，就跟这个小鬼扯山海经，还说什么一条船上的人呢！他狠狠地把吊在头顶的铁环一拉，“呜——！呜——！”汽笛发出了一阵吼声，震得两旁的山峰也似乎摇晃起来。随着，他又对周虎根发出了命令：

“烧！”

“是！”小周向手心吐了口唾沫，左一锹右一锹地大翻起来，一面喃喃地唱着：“再来一锹！给‘大家伙’！”“为了‘大家伙’，再来一锹！”……

百能大车根据这时候的铁路线情况，迅速地察看了一下汽门、手把，汽表、水表，水泵、火床，又探头望了望天色。这时，太阳有些朦朧，浮云急速地游动着：风暴要来了！

列车嗖的一下穿过了一个小站，小站上投进来的路签袋里，卷着一张小纸条，是铁路局调度所发来的一个命令，上面写着：

××次列车司机：你们的超长超重列车，将遇到八级大风，必须按计划在五分钟内到达中间站。没有绝对把握，可以要求待避，不然，就会打乱整个列车运行图！

调度员 25 号

刘百能看完，交给胡大海看了，严峻的眼光紧紧盯着胡大海。胡大海摸出了火车司机特有的一个雪亮的大挂表，时间还有四十八分半，他沉思了一下，牙关一咬，立即坚决地说：

“冲！”

“对，冲！”刘百能低沉地然而有力地说。马上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，撕下一页，写道：

绝对保证，正点到达！

当值司机胡、刘

随即把它折成一个小方块，塞进路签袋，准备丢给前方站，转达调度所。

“好，干个痛快！”小周用毛巾揩额上的汗珠，快乐地说。

“对，为了赶先进，为了‘大家伙’，痛痛快快的干它一场！”百能大车拍拍小周的肩膀，又伸手指指前方说。“眼前这段线路地势很有利，我们应该抓紧时机，用大块煤把汽烧足，速度加快；估计一刻钟以后，越过三号桥，穿过青山坳那个地方，就是千分之七的上坡道，又会遇到大风，那时我们拿出全部力量，来个‘高速闯坡’，不怕不成！”刘百能面对小周说着，可是声

音放得老高，好让胡大海听见。

小周瞪着眼睛听着，简直象在听一场激烈战斗的部署。胡大海心里也着实佩服这个分析，他刚点头表示同意，百能大车就抢过小周手中的煤锹说：

“小伙子，你去了望，好好的把精神养足，我来烧几下。”说着，就把预先准备好的大煤块，小心地鏟进炉门去压住火床四角，然后左右开弓，前三锹后三锹，紧三锹慢三锹地挥舞起来。一时间火头旺盛，光焰闪闪；仿佛他手里拿的不是一把铁锹，而是一张网，一把撒去，全面铺开，立即引起缕缕红蓝色的火光，火头立即高出三寸来。

小周几乎看呆了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为什么百能大车他们那个机班月月能够省煤，原来就是这样爱惜每一块煤，使每一粒煤粉都发挥最大的燃烧功效。百能大车似乎也有意把各种烧法的要领明显地做出来，好让小周看清楚。

胡大海此刻两手紧握着汽门和手把，心里不免有些激动。如果说这是为了一场紧张的战斗已经开始，还不如说因为看到了百能大车头上圆滚滚的汗珠。开始，他听了百能大车要上车来指导的消息后，心想：说得好听，先进帮助后进，还不是来出出风头，摆摆架子！现在，全铁路局有名的先进司机竟不声不响地做起他的

助手来了，可自己为什么还拉扯那么些醒盹的思想呢？……

他摸出表一看，时间已过去了六分钟。窗外风声越来越响，他盘算着列车所走的路程，迅速作出决定，又把汽门放大了几档。

“弯道，注意！”小周在左窗口叫道。

“注意啦！”胡大海大声地回答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小周听出来了，连忙倒了杯凉开水送过来。胡大海刚喝了一口，又推给小周，用嘴巴对百能大车努了努。小周没有接，会意地点点头，又去另外倒了一杯。百能大车二话没说，接过来咕咚咕咚一口气都倒进肚里，抹抹嘴巴说：

“好家伙！这回也是‘水满汽足’啦！”弯下腰，又大干起来。

这时间，列车已进入了青山坳。迎面刮来的卷地狂风，跟长跑而来的火车头展开了搏斗，一阵风灌进了山谷，发出了阵阵雷鸣，象是在一旁助威。天上的浮云更是急速地游动着，好似在那里调兵遣将，偶尔也带来几点稀疏的但是足有半两重的大雨点，噼噼啪啪地打在司机棚顶上。

火车还是不顾一切地朝前猛冲，向坡顶冲去。

小周坚决要求上了阵，他学着百能大车的

样子，正锹反锹地干得劲头十足，嘴里还喃喃地唱着：“为了赶先进，为了‘大家伙’！”到后来手头越来越沉，有些头重脚轻，但心里还是这么默默地念着。

百能大车戴上了风镜，探头窗外，集中眼神，捕捉着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；时而又回过头来，和胡大海用简短的语言或手势来说明一下应该采取的措施。

风越刮越有劲了，列车已接近坡顶。现在是搏斗最紧张的关头，每秒钟都可能发生停车的危险。突然，列车速度慢了下来。百能大车、胡大海四只眼睛同时盯向汽压表上的红针，汽压还相当高，于是马上把汽门拉到最后一档。机车猛然一阵扭动，只听得一连串“轰隆隆”的声音，轮子只打空转转，列车并没有前进。

“撒砂！”百能大车说着，急忙钻出了司机棚。胡大海正要去开动砂管风阀，忽然想起这台机车撒砂器的毛病一直没有修好，要用时，只得由人去敲管子，让砂子漏下去。这一想，胡大海顿时急出了一身汗。正在这时候，他一抬头看见百能大车大步地在一尺来宽的脚踏板上走着。机车在开动，这是多危险的一个地方呀！万一失了脚……胡大海马上明白他是去干什么的。但奇怪的是他今天刚来，这个毛病他怎么

会知道呢？

胡大海没有再想下去。他只是紧握着汽门、手把，两眼凝视着前方，让自己的面部去承当迷眼的风沙、发烫的大雨点，同时还有从侧旁射来的灼热的阳光。这个好强的硬汉子第一次这么激动，也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只有团结在同一的信念下，各人才能发挥他们自己难以估量的力量！

滚滚的车轮，粘着百能大车敲下来的砂子，终于闯上了坡顶，眼前是笔直而黑亮的两条线，一泻千里！——跑过车的人都知道，这时该有多么痛快！

作为一个战胜者，怎不叫人高兴呢？但现在还不是尽情表露的时候。胡大海内心感到轻松同时又沉重。他用钦佩而又带点儿审视的眼光，看了看和自己年岁相仿、外形也差不多的百能大车，发现自己确实比他少了一些东西。小周正在用水管冲洗两条毛巾，好让两个师傅舒舒服服地擦把汗。百能大车一直望着远方，现在回过头来说：

“老胡，咱们再赶一下，争取提前两分钟到达！”

“好，让调度所对我们重新估计个行情吧！”
胡大海响亮地回答了一声，豁啦一下脱去了汗